

有能行智慧 伏姪隨所行 知變有知足

知足而食之 有能行智慧

佛如是說居士阿那邠祁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伏姪經

止十

佛說魔燒亂經

失譯今附後漢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臯量鹿野園中彼時尊者大目捷連爲世尊作窟時露地彷徉教授令作彼時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入尊者目捷連腹中彼時目捷連便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猶若食豆我寧可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已腹於是尊者大目捷連離彷徉處至經行垂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於是尊者大目捷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已腹彼尊者大目捷連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於是尊者大目捷連還從三昧起告魔波旬曰魔波旬還出汝波旬還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亦不知亦不見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

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世尊猶不能知我見我況復弟子能知能見是事不然汝波旬汝所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門不知不見而作此言波旬出波旬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猶不能知

止十

四

我見我況復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於是魔波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爲知見我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燒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即從尊者大目捷連口中出便在前立彼魔波旬却住一面已尊者大目捷連告波

自此尊者毗樓者住梵天上能以音聲滿千世界無有弟子與聲等者與聲等者無相似者謂能說法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樓名曰毗樓薩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薩若字曰薩若此波旬名薩若者彼依村城住早起著衣服持衣鉢詣村城乞食自護其身諸根具足意念常定彼詣村城乞食已中後而還舉衣鉢澡浴其足舉尼師壇著右肩上若至靜處若至樹下若至空處依敷尼師壇結跏趺坐輕舉速疾入想知滅正受彼中牧羊人若見牧牛人或擔薪人或行路人若見彼速疾入想知滅正受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坐此靜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著等正覺我在彼時亦爲觸燒魔我有妹名迦羅汝是彼子汝波旬當以此知汝是我妹子彼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魔波旬有弟子名毗樓音薩若最上最賢勝諸弟子何以故波旬而令尊者毗樓字爲毗樓薩若波

止十

五

坐此靜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以乾草木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過夜已從三昧起輕舉速疾校飾其衣依城村住彼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城村乞食

自能護身具足諸根意念常定若彼所見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在他靜處而命終我等已乾草木牛糞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而今此尊者還復命存此波旬以是方便故名爲薩若字曰薩若生於是度數也波旬惡也作

是念此刺頭沙門以黑纏形彼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於禪猶若驢常荷擔繫在控上或不得麥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於禪如是刺頭沙門以黑纏形或與禪俱與禪相應行禪猶若貓子在於鼠穴前而欲捕鼠在中禪而禪與禪相應行於禪如是此刺頭沙門以黑

禪或亂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見來亦不見去亦不見住亦不見終亦不見生我寧可爲婆羅門居士說如是此沙門精進當罵之當打當說非當恚之若少多罵打瞋恚說其非若意有異者此惡魔求其便索其便或得其便或得其因緣此魔波旬爲弊魔而向婆羅門

居士彼沙門精進當罵之說其非當瞋恚之彼精進沙門當以木打之當以石擲或以杖撻或破彼精進沙門頭或裂衣壞鉢謂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惡趣泥犁中生彼已作是念今已受此苦更或能復劇是處而我於精進沙門發於邪於是波

四十

大

旬取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破其頭壞其鉢裂其衣便往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無量百衆前圍遶而爲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頭被打破鉢被壞裂從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當

見此比丘爲弊魔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精進沙門罵之撻打當瞋恚少多撻打瞋恚意或能有若干而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求其因緣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當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向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彼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

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謂彼惡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其便不能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弊魔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此沙門便不能得此沙門其因緣我寧可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此精進沙門當恭敬承事禮事供養少多供養承事禮事已若意有異而彼弊魔求其便索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此弊魔波旬向居士婆羅門說彼精進沙門當供養當承事禮事令婆羅門居士脫衣敷地而作是言令此精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精進沙門爲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自洗其髮以敷著地而作是言精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精進沙門爲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當令婆羅門居士手執囊種種滿中而作是言唯願諸賢當取此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信樂爲彼精進沙門自以手牽將入己家隨所欲施唯願諸賢當取此施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饒益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善處天上生於彼已便作是念我等此樂無過於是等因向精進沙

門有等見故於是波旬爲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供養恭敬承事禮事便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無量百千衆在前圍遶而爲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他所供養恭敬承事禮事從遠而

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不比弊魔波旬向婆羅門居士說當供養恭敬承事禮事供養恭敬彼精進沙門少多恭敬承事禮事供養意若有異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使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於一切行見無常住當見盡當見離當見滅當見止當見止

住處而今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彼波旬爲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此一切行見無常住見盡見離見滅見止住處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便不得其因緣於是弊魔波旬便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

止十

八

精進沙門便不能得其因緣我寧可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形像住他道邊手執大木當用擊尊者毗樓首破令血流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依城村住晨起著衣服持衣鉢欲詣城村乞食及尊者毗樓隨從比丘於是弊魔在他處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子形像已在道邊手執大木用擊尊者毗樓首令流血於是尊者毗樓被擊首破流血隨從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後於是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村已以一切身力右旋顧視而視不恐不怖不驚不慄而觀諸方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見尊者毗樓被擊首破血流從後而來見已說言此弊魔爲非爲無厭足復次波旬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言未竟彼時弊魔即以其身墮大泥犁中彼波旬在大泥犁中具有四事無樂六更身現受痛鉤鎖鎖之謂彼地獄獄卒便至弊魔所到已作是言汝若此鎖解者汝當知

我在地獄中以滿百歲在地獄中彼時魔波
旬便恐怖身毛皆竖尊者大目捷連即時說
偈曰
云便止地獄 而令惡在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惡止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鎖解則爲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當受黑之報 在於園觀中
不種食稻米 當生北拘牢
親近於解脫 自能分別者
彼山止泉中 常住於此劫
光明靡不照 是釋樂所遊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昇此高堂上 見釋所從來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羞耻
則能問比丘 當知有此魔
當爲比丘記 聞說當如是
拘翼我知汝

愛盡得解脫 比丘多作行
釋者能致問 汝釋我當記
當爲更說此 云何名爲堂
若有昇此堂 如是千世界
汝釋在其上 有此千世界
釋得自在遊 無有勝此堂
在此報堂上 如此受報處
足指能動之 在中最清明
昇在此堂上 如此受報處
難動難可轉 在中最清明
極大須彌山 釋得自在遊
身則行念持 在此報堂上
其形如金色 釋得自在遊
常住於此劫 令天眼而觀
身則行念持 難動難可轉
滑澤極柔軟 甚深極覆藏
最勝金天王 彼有琉璃地
身則行念持 所敷極輕辱
其形如金色 善能作妓樂
常住於此劫 其形如金色
身則行念持 釋得自在遊
滑澤極柔軟 甚深極覆藏
最勝金天王 聖之所居處
身則行念持 言語亦柔軟
其形如金色 種種若干異
常住於此劫 種種若干異
身則行念持 無量諸千種
滑澤極柔軟 說法爲作眼
最勝金天王 我知有此法
身則行念持 能令諸梵問
滑澤極柔軟 常見有常住
最勝金天王 不見不如前
身則行念持 仙人我此見
滑澤極柔軟 所見亦如前
最勝金天王 仙人我此見
身則行念持 不見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今當何說
等覺之所說
火無有是念
隨行則被燒
久作斯惡行

半

我見報相應
我常計有常
若有有所習
我當燒愚人
如是汝波旬
受報亦當久

十

梵天身在前
謂能知此世
所生受其報
火燒愚人已
近於此如來
汝魔莫厭佛

及莫燒比丘
鬼有憂感念
忽然則不現

佛說魔燒亂經

以此比丘說
魔在鼻量國
目連所感動
恐怖極恐懼